

魯迅的大年初一

魯迅是怎麼過大年初一的？在魯迅五十五年的人生中，我選取了幾個春節第一天，來呈現一下魯迅的大年初一。

一九〇〇年大年初一，已在南京讀書的魯迅回到家鄉「去三味書屋向壽鏡吾先生賀年」；第二年年初一那天魯迅仍然「往壽鏡吾先生家賀年」。一九〇四年魯迅已在日本留學，那年的正月初一魯迅從日本給弟弟周作人寄去了「書刊雜誌十一冊及相片一張」，內有《生理學粹》、《新小說》、《浙江潮》、《舊學》以及魯迅自譯的《月界旅行》、林譯小說《戰血餘腥錄》等，這些書刊都對遠在家鄉的二弟產生了深刻影響。

一九一八年的「舊曆元旦」，已在北京教育部任職的魯迅「午後同二弟覽戲旬一遍」。一九二二年大年初一那天，魯迅「編定《愛羅先珂童話集》並作序」，在序中魯迅表達了既要展開「童心的夢」，又要「不至於是夢遊者」。一九二五年的大年初一，魯迅「作《風箏》」並「自午至夜譯《出了象牙之塔》兩節」，在勞作中度過了農曆乙丑年的第一天。一九三三年年初一這天魯迅「為望月玉成書自作詩一箋」，又「為內山完造書自作詩《二十二年元旦》一箋」並寄贈臺靜農，還「為好友許壽裳書《無題》（價於長夜過春時）一箋」，在揮毫抒情中迎來了新的一年。到了一九三五年，初一這天魯迅寫了兩封信：一封是給楊霽雲的，信中表示「藉口新年，烹酒煮肉，且買花炮，夜則放之，蓋終年被迫被困，苦得夠了，人亦何苦不暫時吃一通乎」；一封是給李樺的，着重談了對「木刻創作的內容、技巧和承繼中外美術遺產等問題」，強調「技巧修養」須與「內容的充實」並進，並期待在中西畫法融合中「創作出一種更好的版畫」。

魯迅的大年初一，既有尊師友弟的溫潤，也有逛街弄墨的輕鬆；既有不懈創作的辛苦和藝術思考的嚴肅，也不乏享受「吃一通」和夜放花炮的樂趣——畢竟魯迅也和我們一樣是普通的人啊。



冰花餃子

春節期間，餃子是東北家庭聚會的標誌性符號。有句俗話叫「上車餃子下車麵」，指的是離家前要吃餃子，接風時要有麵條。大家講得津津樂道，可一旦實施起來，就成了餃子的天下。它是黑土地上的「飯桌之光」，是大年小節裏必不可少的壓軸戲，也是離家遊子們心頭最難捨的思鄉之源。

在「外行們」看來，餃子是用餡區分的。三鮮蝦仁、鮫魚類要穩居高級寶座，豬肉酸菜、茴香等則帶着滿滿的地域特色，等到牛肉大蔥、西紅柿雞蛋這裏，就多少有些敷衍了。殊不知在東北人心中，餃子就是餃子，無關什麼餡，統統皮薄勁兒大，無比豪爽。縱然其他城市都有「東北餃子館」出沒，但進去看看，點一盤，光從分量上就能「掂量」出是不是正宗。再進一步說，餃子等級真正的分野，其實是做法。煮有煮的暢快，蒸有蒸的香濃，如果在誰家裏吃到了冰花煎餃，那才叫座上賓一般的「帝王享受」。

小時候能吃到冰花餃子，孩子們會樂得合不攏嘴。長大後自己牛刀小試，偶爾過關，偶爾失敗得一塌糊塗。「冰花」好似一個台階，哪怕在飯店，價格都要高出一截，不為別的，就因為做法有難度，顏值還出眾。把它放在家中，無疑是給客人最實在的心意。所謂冰花，是要用澱粉水調和，將餃子在平底鍋上裏外碼成一圈圍，等餃子皮微微煎到金黃時，一股腦將水倒入，扣住蓋子靜待奇跡發生。別看只是簡單單單一個步驟，水跟澱粉的比例調和，不同火候下冰花的形成速度全有講究，稍不留神就美感盡失。成功的冰花煎餃在出鍋時務必反扣到盤子上，能清晰在底部看到一層層精緻、輕薄的網格，金黃酥脆，「張力」十足。吃下去就知道，這一口是情懷，也堪比潮流。



春節期間，到內地影院觀看由徐克導演的《射鵰英雄傳：俠之大者》。當《鐵血丹心》的經典旋律響起時，不少中年觀眾都忍不住輕聲哼唱起來，看來影片主打的「武俠情結」賣點，的確在部分觀眾身上產生了共情效應。

武俠是中國人獨有的英雄主義。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年少，都是在武俠小說裏得到啟蒙和滋養，那些刀光劍影跌宕起伏的下回分解、腥風血雨欲說還休的起承轉合，是小夥伴們飯餘課後永遠說不盡的談資。

武俠小說最重要的文化價值之

一，是構建了一個獨特的江湖世界。在那裏，英雄輩出，各領風騷，俠肝義膽，兒女情長。儘管也存在各種利益糾葛和陰謀詭計，但最終的勝利者永遠屬於正義。俠客們悲天憫人、除暴安良、守信重諾、義薄雲天的風骨和品性，寄託了人們對英雄理想人格的幻想。金庸先生的小說又將這種情懷昇華為「俠之大者，為國為民」，更進一步得到世人的讚賞和推崇。也因此，很多人認為，寄寓了人們對美好生活嚮往和追求的武俠世界，是中國人最樸素的「桃花源夢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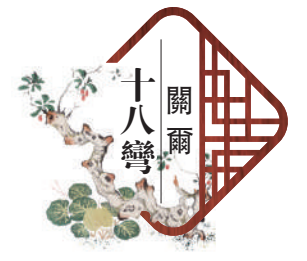
隨之興起的武俠影視劇，也曾在

遍布世界各地的華人聚居地掀起觀影熱潮。但近些年來，在互聯網環境中成長起來的Z世代，已漸漸疏離傳統武俠小說的薰陶，對武俠題材的影視作品也欠缺追捧熱情。

此次徐克的新片啟用當紅流量明星，又在視覺特效上加入魔幻元素，似乎正是因應年輕受眾的審美需求做出改變，試圖在傳統文化與現代表達之間找到完美結合點。但其效果眾說紛紜，能否成為新的類型劇爆款，重新點燃武俠劇熱潮，還有待票房市場證明。

不管怎樣，我們依然相信，武俠

之魂並未遠去，武俠精神與傳統文化的深度內嵌，注定了它與華人觀眾之間的情感鏈接不會割裂。只不過在新的語境下，創作者們需要深度思考，怎樣才能真正觸動當代觀眾的心弦。



夢回《新白娘子傳奇》

殘奧的十位中國運動員，超燃合唱《孤勇者》的陳奕迅。還有寶刀未老的「阿姐」汪明荃，與陳小春、張智霖、周柏豪、薛凱琪等歌手帶來經典粵語流行曲串燒，以及甄子丹參演的武術表演《筆走龍蛇》、莫文蔚與內地歌手毛不易合唱的《歲月裏的花》，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。

回顧二〇二四年的龍年央視春晚，四十六個表演節目中，有香港藝人參與的共有七個；二〇二三年央視兔年春晚，從官方節目單來看，只有成龍、炎明熹、李克勤等表演者的姓名之後，標註為中國香港。

在談及參與蛇年春晚的香港藝人數目時，之所以加上「據不完全統計」，是因為在今年的春晚節目單中，出現了一個令人注目的細節變化，來自香港、澳門、台灣的藝人，不再像往年一樣，在姓名之後特別註明「中國香港」、「中國澳門」和「中國台灣」。內地評論指出，春晚節目單此一新變化，寓意同為中國人自然不分彼此。

喜迎蛇年，央視春晚特選在一九九二年電視劇《新白娘子傳奇》中分別飾白素貞和許仙的香港演員趙雅芝和葉童，為小品《借傘》作壓軸演

出。她們撐着油紙傘，並肩站在舞台上的西湖斷橋，對唱《新白娘子傳奇》插曲，引來現場觀眾的大合唱和打拍子，令人夢回三十多年前風靡大江南北的《新白娘子傳奇》。



再看港版《天下第一樓》

何冀平編劇的《天下第一樓》，於一九八八年由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首演以來，一直風靡劇壇。其後我曾在港觀看該劇兩次，分別是李銘森導演的粵語版本，以及「人藝」來港演出的原版。前者由當年的資深電視藝員江毅飾演常貴，尤其令觀眾留下深刻印象。至於「人藝」的原版，更是滿載京城味道，讓香港觀眾大開眼界。

輾轉至二〇二二年，香港話劇團由司徒慧焯導演粵語版、謝君豪飾演盧孟實，雖說是增添了一股現代劇場氣息，但我覺得並未超越原版。二〇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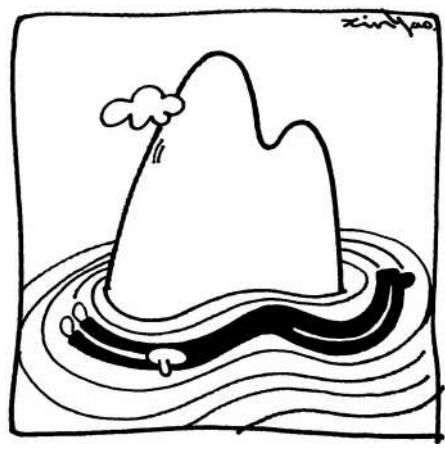
四年底開始，香港話劇團再度製作《天下第一樓》，於內地五個城市巡迴演出，然後再返港登陸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舞台，可說令我刮目相看。

這齣港版的《天下第一樓》，不僅是舞台語言的轉化，而是徹頭徹尾為全劇賦予嶄新質感和時代意義。舞美方面，全劇以屏風及少量桌椅作主要布景，配置炊煙不斷的烤爐，既配合巡迴不同城市的劇場需要，更增添了現代劇場的想像空間。劇中的福聚德烤鴨店，為了重振聲威而蓋大樓，但是次演出有別以往版本，舞台布

景並沒有設置高樓台階。雖說大部分台位都在地上進行，但是導演讓演員在後方舞台的陰暗處進入主要演區，令角色更具真實感地呈現在觀眾眼前。

導演在開場時已先樹立盧孟實的角色形象。往後下來，該角色有別以往「人藝」版本的霸氣，削減了到來「拯救」傳統老店的目的，而是切實地與老店各員工一起攜手打造新天地。謝君豪再演盧孟實，塑造角色明顯與兩年前有所不同。是次盧孟實更加具志氣，亦更體貼周邊的合作夥

伴。劇末新加盧孟實與洛英的一段戲，盧孟實對自我的質疑，更顯得角色人性化及「貼地」。導演司徒慧焯和主角謝君豪於同一劇目突破自己，尋找不同的詮釋空間，是藝術家追求卓越的終極目標。



水的性格：隨方就圓，無處不自在。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市井長沙(下)

走在長沙街頭，可以說「五感」被完全填滿。到處可聞到臭豆腐的香味，聽到喧嘩的叫賣聲，手上捧着香氣十足的茶顏悅色，遠觀有着漢唐遺風的杜甫江閣。但三日行程，最能深切感受到的，是這座城市日趨娛樂化與日漸消逝的市井氣息。

不必說五一廣場那洶湧的人潮與國金中心高聳入雲的天際線，單是夜晚的文和友，已經讓遊客們擠得水洩不通。走到距離坡子街數百米的海信廣場，旁邊的門面正是文和友的標誌，遊客們排着隊進入這個看似餐廳的網紅景點，裏面是被復刻出的長沙舊式社區。現代的LED燈帶勾勒出復古的霓虹燈，精緻的造景道具讓懸掛空中的電纜與不甚規則的「危樓」般建築再現。

可真正的市井味道，在那些網紅街道之外的小巷之中。到了晚上，映襯在燈火通明的夜市樓上與

高聳亮麗的摩天大樓之下的老式居民樓，燈火已不再閃爍。望月湖居民區裏，開在菜市場邊、上過《舌尖上的中國》的粉麵檔口已經開始放春節假期，八十年代建成的紅磚老樓裏只剩下麻將館與菜市場正在營業，牆上貼着的是學區房的招租廣告。走出香火鼎盛的開福寺，信步而行走進遼寧的社區，一條小街巷已經成為春節前的臨時菜市場，隨地擺開的魚頭仍在跳動，剛剛摘下的綠葉菜仍然冒着水滴，老人們與攤販們議着幾毛錢的菜價。

這才是長沙的市井氣息，也是存在於每一個中國城市裏，流淌在每個小城孩子心中的鄉土味道。



遊揭陽見聞

揭陽的學宮、關帝廟、雙峰寺等古建築都值得觀賞，不會令遊客失望。除景點外，當地的民風民俗也很有意思。

那天包車，一早從汕頭出發，司機與我們相熟，他小時候在揭陽生活，他說他大姨知道我們來，要送些老菜脯給我們，所以下高速，我們便先去找大姨。大姨不在家，她的四個兒子分別住在村內不同地方，不知是去了哪個兒子家。司機忙着打電話找她，我便隨處躊躇，見附近一位老人坐在

四層半高的新樓房前，就問這是他家嗎？他說是。

老人說兩個兒子前幾年做生意賺了些錢，在宅基地上蓋成此樓，「花了二百多萬啊！」每層一百二十平方，我說一家人住，這樓太大了吧？他說不大，「我有好幾個男孫呢。」有女兒有孫女嗎？哈哈，這話不好問出口，知道當地人的財產與男性後代關係較大。此時大姨回來了，沒想到九十多歲老人家腰板挺直，氣色不錯。

當車駛過一條條村，司機不停告知哪是外祖家、姨舅家、祖家、叔伯家……一日遊中，從景點、泊車到餐廳，都有老表們通過電話熱心指點，司機說老表泛指他的堂兄弟和表兄弟。



經典套裝的創意風格

套裝一向被視為女士們最經典的服裝，不過近年不斷創新的設計風格，把經典的套裝改變成更富時尚氣息、展現出各種不同格調的造型。

充滿創意和變化，是現今時裝的一大特性，這重要的改變，出自別出心裁的設計意念，表現出不同凡響的效果，靈感泉源包括來自經典的套裝。不論是名牌大師，還是努力為時裝界帶來新貌的年輕設計家，都在思考如何將各種經典設計融合時尚，成為潮流的焦點。

基本的套裝，外套可以搭配長褲，也可以配裙，修身的半截裙身較長，是女士們經典的搭配。而半截裙的設計也變得更多花巧，配短身靴曾經是十分時尚的一種穿着。套裝的色調也由純色的設計變得更多姿彩，小巧貼頸的圓領是特色之一，還有西裝領配長褲套裝，都是日常穿搭的基本款式。

細看今天的套裝，仍是女士們忠心耿耿的選擇。作為盛裝赴會，不同的設計款式可搭配不同的飾物，成為優雅的穿着；也可視為日常的衣飾，像一套細咖啡套裝，西裝式上衣，同色啡格褲，內配深色低領上衣，加上適當的搭配飾物，完全顯示了套裝的另一種風貌。

典型的套裝，包括標準的短身設計，飾物可視乎設計風格配純色的長鏈或用襟花增亮點，服裝若有暗花圖案，則只配項鍊。模特兒長長的秀髮披肩，為套裝增添了動感，印證優雅的套裝不一定需要經典的短髮型配合，整齊細緻的長髮型也可以為套裝帶來新意。

